

草原乡村焕新颜

■ 陈玮

初秋的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种畜场白音化嘎查村,炊烟袅袅,牛羊成群,村民们骑马放牧,欢声阵阵。很难想象,这里两年前还是国家级极度贫困村。

嘎查村属半农半牧地区,农牧业基础薄弱,全村170户居民中贫困户占53%。靠天吃饭、土里刨食,“贫困”赶不走,“小康”进不来,嘎查村成了扎赉特旗脱贫攻坚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,村民们走到哪儿都抬不起头。

2011年4月,华能北方联合电力公司(以下简称“北方电力公司”)扶贫工作队走进了草原,扎进了沉寂的嘎查村,更带来了“致富宝”。

两个月后,曾为养家发愁的贫困户小包巴乙拉,领到了20只基础母羊,扶贫工作队则当起了种畜“保姆”,将改良配种技术课“搬”

到了他家炕头上。当年底,小包巴乙拉的羊群就增加到38只。

“三年光景,大尾寒羊增至100只,我家的人均收入由900元提高到5100元,整整翻了五番。”小包巴乙拉自此挺直了腰杆。

产业找对头,脱贫有奔头。

北方电力公司精准施策,帮扶嘎查村发展起大尾寒羊、西门塔尔牛等畜牧业养殖,可谓扶到了“点”上。与此同时,给嘎查村建设改良站,引进新技术,改良新品种,传统农牧业得到延续发展。2018年底,嘎查村在扎赉特旗196个贫困村中率先脱贫出列,可以这样说,帮嘎查村是帮到了“根”上。

自2018年5月驻村至今,48岁的扶贫工作队队长包海柱早已成了一名嘎查村人,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,是他最记挂的事儿。

前几天,75岁的村民包哈斯巴根大叔打来电话,催问包海柱何时去家里吃饭。他憨笑着答应,也紧着叮嘱大叔月末记得去医院复查。



2019年元旦,村民包哈斯巴根突发脑溢血,驻村的包海柱驱车130公里,将老人送到兴安盟医院急救,并陪护至凌晨。在鬼门关上抢回一条命的包哈斯巴根,从此将包海柱视为亲人。

“已经脱贫了,咋还要扶贫?”看到扶贫工作队依旧忙碌在村头巷口,村民不禁问道。“我们还要做好扶贫‘最后一公里’,把你们送上小康路哩!”扶贫工作队队员回答。

为防止返贫与新发生贫困,扶贫工作队进一步建立贫困户动态管理和脱贫帮扶长效机制,确保全面小康路上“一个都不能少”。近十年来,北方电

力公司先后资助贫困大学生37人8.9万元,累计投入危房改造资金83.05万元,42户贫困户喜迁了新居。

扶智凝心,技能强身。除坚持做好嘎查村集体经济建设、改善整治环境等基础性帮扶工作外,北方电力公司还

积极拓展技术帮扶,把农牧业专家“请”进了村务微信群,随问随答,把脉问诊,为村民科学养殖、优质化改良肉牛送上科学致富经。

“一头牛最低能卖1.5万元,每年养牛收入就30多万元。”45岁的春光的技术帮扶最大的受益者之一,作为村里的养殖产业带头人,他积极发动贫困户一起养牛,分享经验,抱团致富。

有产业、有技术,看着存栏的51头西门塔尔牛,春光时不时地哼起小曲儿,而跟他一样脱贫致富的嘎查村村民们,脸上也漾起了笑容。

定点帮扶十载,北方电力公司累计投入462.05万元帮扶资金,带领嘎查村绘出了一幅美丽的草原乡村新画卷。(作者供职于华能北方兴安热电厂)



处暑动刀镰

■ 周铁钧

上世纪80年代,我家住大山深处,每年入秋前后,村头铁匠铺就响起“叮叮当当”打镰刀的捶击声,似乎提醒人们:“立秋忙打甸,处暑动刀镰”,田里已是高粱似火,大豆摇铃,该抓紧“动刀镰”收割了。

铁匠铺的主人田四爷,个头不高,敦敦实实,花白短发,古铜色的脊背、胳膊满是凸起的肌肉。铁匠

铺里,硕大的火炉大敞炉门,烟囱通出屋顶,旺燃时,直向天上蹿火。

天刚放亮,田四爷就点燃炉火,搬一摞扑克牌大小的铁板埋进去,然后“呼哒、呼哒”拽动风匣,炉中的焦炭吹得蓝焰升腾,金星迸溅。

旺烧一阵,田四爷系上垂到脚面的皮围裙,手持长钳,向炉里用力捅了捅,瞬时星焰冲起,他从中钳出一条烧得红亮的铁板,摞在铁砧上铁锤猛砸。片刻,铁板渐渐显出镰刀的形状,再放回炉里烧红,夹出来细细锤打,终于成了黑黝黝的镰刀。转眼,又添进火里,用铁钳翻烧,见火候已到,夹出来猛地插入水槽,“哧啦”一柱白烟腾起,这是他的“点睛”技艺——淬火。淬早了,钢口硬度不够容易卷刃,淬晚了,刀刃缺少韧性,极易崩豁。田四爷淬的镰刀,火候把握得精准,开刃打磨后,迎光一照,寒光闪闪,极为锋利,甚至能刮下胡子。

田四爷的铁匠手艺驰名方圆几十里,家家都用他打的菜刀、锄板、镐头等,尤其是镰刀,附近村屯几乎人手一把。男人用的宽大、厚重,女人用的薄窄、轻巧,连十几岁孩子也有小镰刀,用来剜野菜、割猪草。

处暑临近,收割在即,家家开始磨镰刀,粗手大脚的庄稼汉跨坐的长板凳固定着一块磨石,倒些凉水,镰刀贴在上面反复推拉,不时用拇指碰碰刃口,直到满意才住手。这个时节,有一把锋利的镰刀,犹如骑士得到骏马,射手配备强弓。

开镰这天,天未放亮,人们就提着镰刀朝田里奔去。收割在太阳出山前动手最佳,尤其谷子、大豆等,摇晃碰撞,容易荚角爆裂,籽粒散落,只有浸过夜露,趁着潮湿柔韧,割时才会不裂不落。



田四爷打铁技艺高超,割地也是一把好手。那时,一人同时割几条垅称“抱垅”,一般“抱”4条垅,宽度大致与高粱、玉米的高度相当,便于倒置秸秆。或许镰刀锋利,割起来省劲,田四爷总是“抱”5条垅,却丝毫不落在壮劳力后面。

庄稼拉回场院,铺散摊开,晒一两天,套上匹马,拉着石碾转圈碾轧,轧得秸秆松塌,用木杈翻动再轧,籽粒全部脱落。把秸秆挑到一边,用木锨趁风扬起堆积的粮食,吹走碎屑,饱满的收成装进口袋,才算完成“动刀镰”的使命。

如今,村里的土地已被种粮大户承包,使用小型收割机后,再难见到镰刀割庄稼,但当年“动刀镰”收获丰硕的惬意,村里村外人呼马嘶,一挂挂大车装满收成,往返田间村落的欢快景象,以及田四爷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,总是一代人难忘记忆。

(作者供职于辽宁义县县委宣传部)

苦难之歌

——读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有感

■ 阎仁厚

一位九十岁的鄂温克族老妇人,讲一段故事,从清晨讲到黄昏,直到半个月亮爬上来。她讲述的,是自己的一生,也是一个民族百年的苦难、美好和活着的

历史。这是小说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呈现的故事梗概。事实上,作家不只是在记录一段故事,她记录的,是太阳和月亮,是鲜花和雨露,是黑夜和火种,是汹涌的河流和幽寂的森林,是惊悚的雷电和无声悲泣,更是无尽的忧伤和长久的缅怀……

鄂温克人出生在希楞柱里,奔跑在驯鹿身旁,成长于原始森林,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。他们用利箭、猎枪、捕兽夹子,获得食物和生存的权利。男人们彪悍、雄壮,女人们勤劳、能干,循着古朴的生活方式,生儿育女,繁衍生息。

在鄂温克人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斗争的同时,时代的洪流也裹挟着这个民族艰难行进。日本侵略者曾经搅乱他们的生活,大兴安岭的开发,现代文明脚步,终究催促他们慢慢走出世代居住的森林,去过一种他们祖先不曾有过的生活。时代的步伐,是挡不住的,它带给一个民族的,到底是什么呢?

这个民族的历史,苦难成河。一个好端端的人,或许因为一个闪电,一只猛兽就会逝去;一个好端端的家,或许因一阵狂风,一场暴雨就会倒塌。他们有大苦难,也有大慈悲,更有大无畏。他们不断地行走,一边告别亲人的遗体,一边寻找新的家园。

日复一日,鄂温克人随着驯鹿不断迁徙,哪里有苔藓、蘑菇和河水,就去哪里。面对暴雨、风雪、瘟疫,他们不曾停下脚步,用烈酒、歌声和舞蹈激励族群继续前进。一个人倒下了,族人便把他放进风里,让他不用抬头就能看到太阳和月亮,不用呼吸就能嗅到鸟语和花香。

每次需要救人时,萨满妮浩的心就要被刀割无数次,因为她救一个人,就要失去一个自己的孩子。可当重病的人找到她时,她即使悲伤,也总会说一句“我是萨满,怎能见死不救呢?”之后,毅然穿上自己的神衣敲响神鼓。她一次次在忘我的舞蹈中,拯救他人,放弃亲人乃至自己的生命。这个残酷的场景,出现了多次,作为读者,脑海中总能浮现出众人抱薪者,想起走向祭台的无畏先知们。他们的伟大之处,正在于奉献、牺牲的崇高道义,而这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根和魂。

鄂温克人,和驯鹿一样自由,他们听从自然的召唤,与森林、湖泊、风雨和谐相处。尽管雷电曾带走他们的亲人,尽管风雪曾夺走他们的驯鹿,尽管湖泊流淌着他们的眼泪,可他们依然留恋着森林,留恋着风声,留恋着苔藓,留恋着星辰和月光,那诞生于风中的自由之身,终将由风带走肉体 and 灵魂。

鄂温克族的历史,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们曾经走过的艰辛之路?那些茹毛饮血、刀耕火种、长途跋涉的先人,早已湮没在岁月的轮回里了,但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的故事,仿佛让远去的生命又回来了,他们的苦难,他们

的幸福,他们的悲歌,是那么的远,又是如此的近,像自然与生命的轻吟之声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北亚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)



青砖有清音



■ 吴辰

多年前,江心老街还是一片断壁残垣。有一次,我在路边拾得一块完整的青砖,带回家悉心清理后,发现其有铅华洗尽之美,于是放进书架,和那些名著经典靠在了一起。书需要打开才能读懂,而青砖,只需一眼便能感受到素净。

青砖是古旧建筑的精髓,和青瓦、青苔、青石板一起构建了一个宁静、深邃的蓝色空间,富有历史沧桑感。在悠久的岁月里,它见证了从车水马龙到门前冷落的时代变迁,它又更像一个载体,载满了无法读取的故事,所以透着悠远和神秘。

旧时建筑多用青砖。有人说青色属水,红色属火,水克火,也有人说上善若水,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,是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。青砖的制作比红砖多一道水冷的工序,因此看起来像内藏着一泓沉静的碧水。红砖是自然冷却,窑火一直在它体内,故有燥气,也注定不能长久,但青砖耐风化亦耐水,寿命因此更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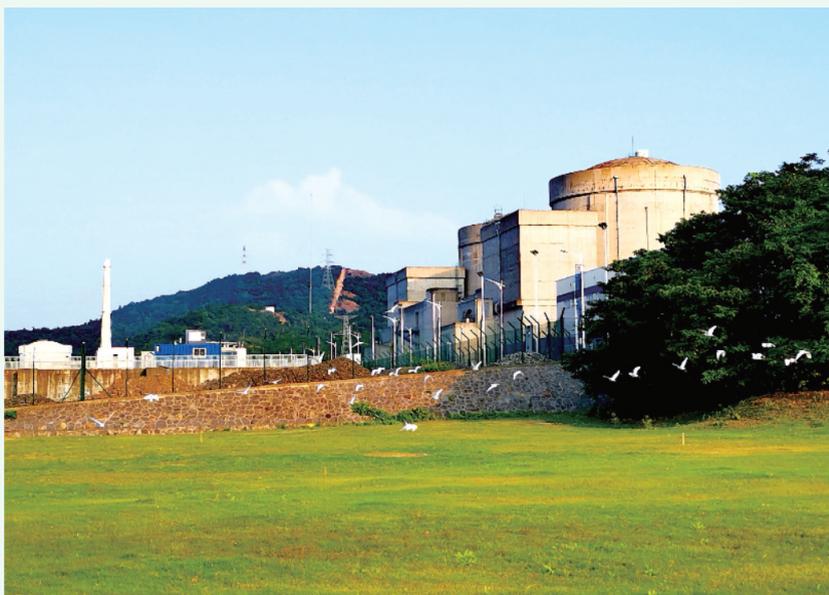
书房里有青砖一块,我与历史的距离似乎近了。有时抚摸着安静的青砖,就像触碰尘埃落定的历史,因为有了实物的支撑,对历史的解读便会更深刻。

这块青砖仿佛是从历史身上抽出的一小块骨头,常常让我想起那些坚韧的生命。

从一抔毫不起眼的泥土,到一块饱经沧桑的青砖,仿佛是一个生命从无到有,从有到升华,从升华到归寂的过程。历尽高温、风雨与孤独,虽沉默不语,却依旧富有生命力,正如那些经历过苦难的祖辈父辈,他们耗尽一生的心血,努力为家人创造幸福的环境,毫无怨言;正如那些镇守边疆的战士,与戈壁、黄沙、白雪为伴,远离家人与繁华,但能苦中作乐;正如那些漂泊在都市里的奋斗者,如沧海一叶扁舟,但心中一直有梦想在燃烧;正如那些面对困难生活,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朋友……每每想到这里,总会在心里呐喊:给那些坚韧的生命,多一点爱吧!

巧的是,不久前,江心老街保护得到了重视,那些苍老的青砖应该安心了。夜阑如水,我将青砖置于耳畔,食指弹之,有清音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惊·飞

夏建军
(作者供职于泰山核电)